



國朝典故

一

73
5110
1

共十三



門 7 保 8
號 5/10
卷 1-13

國朝典故卷之一

禮典、故

文廟



記太祖建邦設都立廟學

太宗重新學宮

永樂十七年己亥躋郊曾

沂思二公於配位陞子張於十哲命詞臣卞季良撰碑豎之

四佳集尊經閣記

備○成均館養賢庫尊經閣典祀廳聖殿東西廡食堂

并詳成均館

○太宗十四年上幸學謁聖謁聖之禮始此

列聖朝幸學

謁聖未盡載錄

備○太宗即位於松京命胄子就學

卞季良文廟碑

世宗三年

世子入學以兼大司成尹祥為博士

世祖三年

世子入



學以大提學崔恒為博士

自此因以為例

中宗十七年

世子入

學 明宗十五年

順懷世子入學

仁祖三年

昭顯世

子入學二十三年

世子入學

孝宗二年

世子入學

顯宗十年

世子入學

肅宗二十一年

世子入學

景

宗二年

世弟入學自

顯廟朝以後入學例講小學至是以大學講焉

英宗三年

孝章世子入學

十八年

莊獻

世子入學三十七年

世孫入學

端宗八歲丹封

世孫十二歲即位而入學不載璫牒中

端宗癸酉

德宗入學而時未陞儲位

王子宗親亦有入學之禮以司成為博士載於五禮儀而今

無此禮

○世宗將謁文廟禮判許稠曰臣謹稽古制唐用靴袍謁先

聖雖不詳其制疑即今之絳紗袍也 上曰紗袍臨羣臣之

服豈可服此謁先聖乎我將服衮冕以謁

續

○文廟之額大成殿韓漢筆明倫堂額二一朱子筆一朱之

蕃筆

○成宗三年建曲禮廳

○成宗二十三年始設櫃檯於文廟位版

○燕山朝汚穢聖廟入燕山記

○中宗元年命撤瑞蔥臺石修築泮宮還奉位版

○賀正使尹孝孫還奏曰中朝之享先聖先師皆設饌卓而
我國則席地而奠實違尊敬之意乞依皇朝制而行之

廟從之始設饌卓國朝真謨曰洪貴遠記曰李克增為之

○宣祖甲戌夏校書著作趙憲以質正官朝京東還上疏曰
臣竊見嘉靖中改題文宣王之號為至聖先師孔子之位顏
子以下俱改去爵名故廟額不曰大成殿曰先聖廟臣謹按
漢平帝時王莽聘其奸諤補為褒成宣尼公唐玄宗又謚為

宣王而顏子以下秩稱公侯伯其稱王者於夫子所謂君之臣之父之子之道一切悖亂而佯尊聖人以欺天下曾謂責家臣之詐而易大夫之簣者其肯安字斯名字况自稱所以封其臣子者強加之亦非所以尊聖人故嘉靖十年因右學士張亨敬之言一正千載之誤而我朝襲前陋恐當議改者也下段入啓聖廟不報

彙時朝議亦有欲遵華制者李滉曰聖人之德雖不以封贈而有所加損垂尊以是辨世代已久程朱大儒亦無異議而一朝削去實所未安今此舉措何可輕議云云因而不改
正陶言行錄

宣廟甲戌夏命去松都國學先聖十哲塑像代以位版○初

高麗忠烈王九年癸卯閏五月國學以正金文鼎以先聖十哲塑像及文廟祭器還自有元蓋贊成事安裕建議置贍學錢又以餘財付文鼎購得以來更建國學安以塑像東西廡七十子用位版忠宣王改國學為成均館至恭愍王十六年移文宣王塑像于崇文館文武百官冠帶侍衛終麗朝九十年中經紅賊亦免兵燹 太祖革命徙都漢陽其所謂成均館者府之人稱學堂焉廟貌如舊一從麗氏之制至是有言塑像似佛不合明官之薦命叔議易以位版埋塑像府之士子父老陳疏請止不從 柳川劄

在昔文廟之制中國塑像本國則用位版惟開城平壤二府之學安塑像亦元時自中國來者嘉靖丙戌詔天下毀孔子

及配享諸賢土像用栗木作版又以孔子大聖人也無其位而尊之以王號必不亨矣遂去大成文宣王之號題位版曰至聖先師孔子之位顏曾以下皆去爵號曰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閔損以下曰先賢左丘明以下曰先儒我國平壤開城之像至是亦依中朝例瘞之今不復有矣釋官雜記 芝峯類記

○壬辰兵火廟貌權安於典祀廳還都首議重營大成殿建於辛丑明倫堂成於丙午月沙集初癸巳還都上欲親祭文廟以慰先聖之靈禮官以為聖殿燒盡行禮無所上曰神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往不有惟其致誠則神在是矣故古人或設壇而祭豈必待木

主遂命築壇學宮之側設位以舍菜月沙集

壬寅文廟重修告成謁先聖政事撮要文獻備考作辛丑

由此觀之則倭奴放火文廟而終不能燒乃曰嗚呼夫子萬古夫子之說虛語

壬辰後始廢朔望奠只焚香

舊有碑亦為兵燹所推碎仁祖丙寅命李弘胄改書于石金尚容篆額李廷龜記其裡槩于碑陰月沙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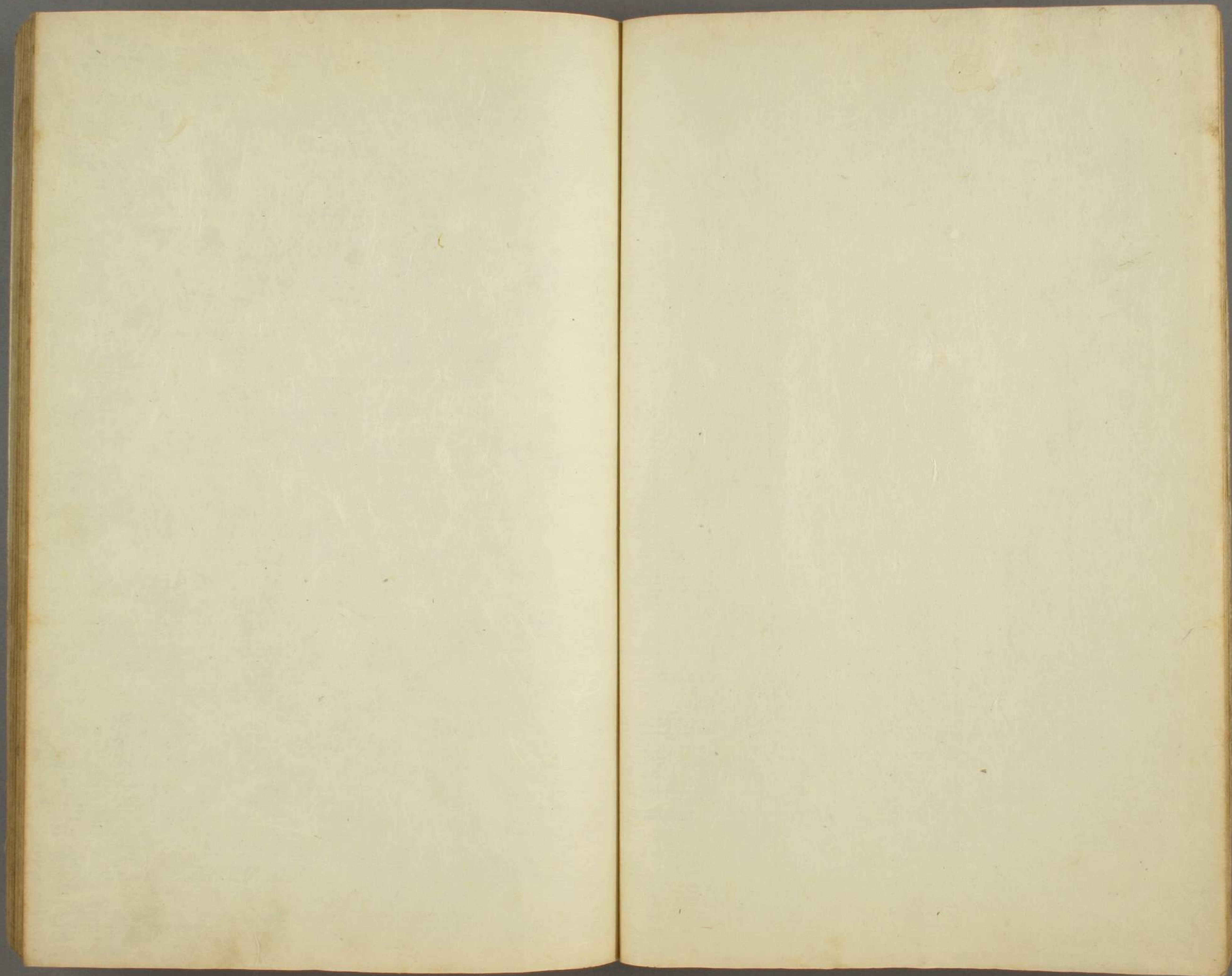
○仁祖丙子之亂典僕鄭信國朴潛美等與鄉儒去學生羅以後等三人載木主入南漢祭器埋於山谷得免朝野記聞時文宣王以下至十哲位版奉入山城東西廡位版則并奉瘞殿後而蒙兵偶不掘出故得免汚辱下人男女皆避嶺東

亦免虜戮

亂離雜記

○仁祖朝相臣申欽劄曰

○孝宗二年九月 上幸學禮官啓曰在昔謂聖不行於釋
奠之日則或有酌獻之禮或只焚香今 殿下嗣服初謂聖
廟當行的獻矣 上從之自是幸學必行的獻遂為定制



啓聖祠

宣祖甲戌趙憲疏下段曰臣又見聖廟西北有啓聖廟啓聖公孔氏在北顏無繇孔鯉在東曾皙孟孫在西東西廡又有程珦蔡元定朱松蓋學校所以明人倫也顏子曾子子思在於廟中顏路曾點伯魚杳然在下於常人亦有所不安况聖賢字故世宗皇帝始作別廟春秋釋奠同時行事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竊見我國文廟之西有地間救若議立廟春秋同祀則庶字倫全理得而一國之為父子者宜矣

皇朝嘉靖九年別立啓聖廟以叔梁紇補啓聖公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補先賢左右配享程珦朱松蔡元定補先儒兩廡從祀釋奠日子夜用小牢先祭從議臣之言

也至是禮官建白請依中朝別立啓聖廟而不克施行議者惜之

芝峯類說

○顯宗戊申冬館學儒生申應徵等一百三十一人上疏曰伏以臣等竊惟學校之道莫先於明倫享祀之禮莫重於尊賢而以明倫之地未免有倫序之倒置以享賢之廟未免有祀典之闕遺則豈非斯文之遺恨而昭代之欠事乎臣等伏見文廟從祀位次則顏子曾子、思坐於堂上而顏子之父無繇曾子之父點子思之父鯉坐於廡下臣等謹按春秋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繇湯不先契今以子先父則其為逆祀孰甚焉昔夫子譏臧文仲不知者三而從逆祀居其一焉今亨祀於夫子之堂而從其父子之逆祀則其為

不知亦甚矣且以常人論之子坐父上則其駭俗悖禮當如何而事神之理與事生何異哉然則顏子曾子、思之靈豈肯一日安於廟廡之上而享其非禮之祀哉臣等所謂倫序之倒置者此也孔孟程朱周張之父則皆無享祀之事焉今夫勲勞著於一時者朝廷尚有榮及父母之典况彼先聖先賢之父萬世聖賢有功萬世而不得食報於後世則烏在字慕聖崇賢推原報功之意也是以先儒洪邁熊禾皆以為宜別設一廟祀叔梁紇而諸賢之父以次配享則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而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厥後皇明洪武弘治間儒臣宋濂方孝孺程敏政謝鐸等皆以請立啓聖廟前後陳請而至嘉靖初閣臣張孚敬復引程謝諸儒之事

言申請得旨定議立祠而中祀啓聖公叔梁紇以顏無繇曾
點孔鯉孟孫氏配享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焉最後至萬
曆中曰學子監學錄張養蒙題請周敦頤之父輔成張載之
父迪亦比珦松之禮並得陞祀此皆皇朝已行之典而我國
之所當遵倣者也伏願 殿下斷自宸衷快賜允俞又請以
龜山楊時豫章羅從彥延平李侗從祀兩廡

禮曹啓目觀此中應徵等疏云云既已行之於中國今依疏
中所陳別建啓聖廟允為合宜程珦首識濂溪于屬吏之中
薦以自代又俸二子從學朱松臨沒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
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
附秦檜和議奉祀于闕自以賢士大夫舊生大賢從祀於啓

聖廟不亦宜乎係是大段更改事体莫重問議于大臣及在
野諸儒臣何如 傳曰允

領相鄭方和議東方文廟之禮一從中朝定制至今遵守其
在大明時已經講定之事無論久近固宜悉倣施行至於始
自我國新有增減陞降無不可字領中樞李景奭議館儒
之疏禮曹回啓詳悉歷陳俱有考據行之則豈不為盛世之
聲觀而去周已邈且甚茅塞此等重典決非昏耄者所致輕
議判中樞鄭致和議追舉久典似無不可而至於到今變古
新增配享改定位次事甚重難宜可詳慎判中樞宋時烈議
今茲聖廟損益因革之議只從皇朝禮及先儒定論則庶幾
寡過然如或曰當有陞黜之舉則元之許衡亦有先正之論

而禮官終不舉論豈以時勢有所不可耶大槩微臣愚淺之見則以為宋朝宗廟之制循俗不古者多矣然朱子之意以為姑以權宜稍度其甚戾者以期異時興復之後正千載之謬成一王之法則又善之大者也今日事亦在聖上自度力量事勢之如何如曰事有緩急姑未暇於制作等事則今且權行倚闕以待後日可也如或不然則雖此小度通之事且從禮官之議以慰章甫之心亦或一道也贊善宋浚吉議啓聖廟之制即中朝之所已行而其意自好李延平之從祀即朱子所已行而其意實非偶然則此兩款尤不可不急速舉行其餘禮制徐加商量以求十分是當似或得宜但中朝啓聖廟周濂溪張橫渠之父亦果得列於程朱之父耶其兩

人事行與中朝已行之典更當詳考以處左議故許積病不獻議 上曰依諸議啓聖廟一款姑先舉行可也

於是事下攸司以年侵待稔舉行事定集

朝野記聞

○肅宗辛酉年十月掌令鄭勗疏略曰明孝宗弘治中給事中張九功建議別設啓聖殿祀叔梁紇以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配享我朝大小祀典皆遵大明之制而獨於此廢之不行 宣廟朝先正臣趙憲議請設行而竟未採施臣之愚意創建別殿名以啓聖叔梁紇居正享之位四聖之父分處東西之座又以程太中朱子齋就居其下春秋釋菜一体行事則其於尊聖報本之道兩得而無憾

上令議大臣稟處禮曹啓曰啓聖祠曾在 先朝因館學儒

生申應徵等陳疏叔議大臣及儒臣處創建事已有成命而

連因凶歲未及舉行則今不必更議

朝野記聞

十二月宋時烈疏一款顏曾思之父子位置揆以天理人情實

為未安若依中朝例作陪聖廟而以顏路曾皙孔鯉孟孫程

珣朱松配於叔梁紇則名正理得事体完備矣

朝野僉載

庚辰二十六年十月

初四日書講

判敦寧崔錫鼎所啓之聖之廟議此

是賢閔重事之係崇儒而臣之愚見抑異於此國有大學尊

事先師以門弟子及後世儒賢從事理當然至於沂以上

之設立陪聖廟似無意義其在事體義理俱涉未安博詢諸

大臣儒臣務歸至當同知事吳道一曰事係從周且有先

朝成命固難容議當此饑癘連年民窮財竭之日禮樂文物

亦有所未遑者姑待後日徐議之恐無不可錫鼎曰吳道一

則只以事勢言之臣意不知其必可行矣從周之義亦有不

然者陪聖廟乃末世一議臣之事如王守仁之從享亦出於

季葉何可一以從周之義處之 上曰議于大臣及儒臣後

稟處

領相徐文重議曰雖有中朝已行之事我朝既不遵行則恐

非後世必可行之典禮况今時勢事力有難暇及於彌文繁

節追議於三百年未行之舉姑俟後日亦合事宜

左相李世白議曰此議非初於今日始自宋末以至明儒論

之已詳中朝行之 先王亦從其議到今議之於終無意義

遂廢中朝已行之典 先朝已下之命臣未知其果何如也

若叅以今日事勢姑且寢罔以待後日則容或得宜

右相申琬議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別享之議亦不異於禮
意而至於推而廣之於周程張朱之父曾不在祀典之人而
一體并祀則未知果合於義理也今則惟當遵中朝之典禮
追先王之成命而若謂繁禮彌文非今日之急務則惟在
聖明量度而處之

鎮中樞南九萬議曰前後諸人所執以為言者以顏曾思父
子位次之側置也竊以此義推之未知啓聖廟之制棟宇之
高庑間架之濶狹祝幣奠獻之節犧牲籩豆之品軒懸之樂
六佾之舞將一用王者之禮與大成殿無少差別耶抑或有
所減損者耶若一如大成殿則毋論禮義之如何事勢亦必

不逮若稍有減損則論以孔聖尊其所生之心豈不感然
有不自安其大享者耶顏曾思之先於其父有孔聖在上猶
可以壓尊之義為言至於叔梁紇不祀則已祀之而有降於
孔聖又將諉之以何義耶欲以安顏曾思之心而反致孔聖之
不安則豈不有乖於輕重之倫耶大凡人於其祖先誠有推
及追遠之義至若尊師道則雖孔門諸弟子只為孔子服喪
喪三年而已必不推及於孔子之父况千萬年之後而曰尊
祀孔子之意推及於叔梁紇又因叔梁紇之祀曾點顏路孔
鯉之外又推及於不知名字之孟孫氏又推及於程周朱張
之父有若巨僚之受爵於朝廷追贈祖考者然也其在為聖
賢崇德報功之義無乃有欲尊而反卑之嫌耶且經曰七世

之廟可以觀德雖祖宗之廟唯有功德如殷湯周文武不遠而已自其補以上無不以次祧遷去祧而墀去墀而鬼古之禮也今乃為自古在昔悠遠聖賢之父不問其功德有無母論其名字之知不知通祀於天下永世無極揆之禮義恐必不然宜集於先朝而不即舉行者無或有論議之猶未定制度之猶未詳而然耶

判中樞柳尚運議曰南九萬獻議中籍曰當行終歸於彌文不如姑寢以待後者似是功至之論

判中樞尹趾善病不叙議領敦寧尹趾完議曰崔錫鼎奏達之言政與臣意一般

左叅贊尹極啓不敢仰對吏曹叅議權尚夏啓病未仰對

傳曰兩儒臣處更往問議尹極再啓不敢當儒臣之名故從前叙議一不敢仰對况此事皇朝之所已行先儒之所嘗論也縱有區區所疑於私心者亦何敢率爾論斷以犯不韙之罪權尚夏再啓記昔左學陳章上請臣以齋任實有所與聞矣蓋此事既據皇朝令典且有先王成命當時耆舊長德皆無異議而至如臣師宋時烈宋浚吉則或以為名正理得事体完備或以為增重儒學不可不加重臣習聞緒論到今朝論非之臣何敢更有所可否於其間哉

十二月大臣備局諸臣引見時上曰啓聖廟營建事此乃皇朝已行之事且先朝因多士陳疏廣詢大臣儒臣已有成命今不可猝然更改頃見右相叙議正與予意相符依右

相議施行可也

辛巳正月禮曹參判李暨所啓：聖廟既已營建祀典不可不預為定集頃日領府事南九萬議中云：此出於深思遠慮不可不商確處之啓聖廟營建後當以位版奉安顏路曾點孔鯉則既有封爵無復可議而至於叔梁紇孟子父則俱無爵祿位版何以補祿書之字左承旨沈粹請令執議大臣同副承旨南正重曰事體甚重非但議于大臣在外儒臣一體詢問宜矣

南九萬議臣前於叔議敢陳愚妄之見到今營建既有成命則其於節目間誠不敢更有所參論然而既承下詢亦不敢不對啓聖廟規制之降殺臣於前議已獻所疑雖以顏無繇等三賢言之今若移配於啓聖廟則庭無樂事只奠脯酒儀文之備反不如在聖廡時雖曰尊奉實則降損豈不尤有所未安乎至於叔梁紇孟孫氏補祿考之宋元之際有封叔梁紇為公者又以子為王父為公未安加封以王者元人又有追封孟顏之父為國公者而曾哲孔鯉則不論故曰聖父爵祿亦有尊卑之不同且洪武子夜之祭只補啓聖公叔梁紇先賢顏無繇等云嘉宜削并去文宣王以下爵祿只書以先聖先賢若欲必遵皇明典禮今當先改文廟尊聖賢位版之題而乃於啓聖廟更用宋元時封爵其於從周之義亦未知其可崔錫鼎議今此啓聖廟之議若以不先父食之義為主則今外方大州牧並祀兩廡之處位次亦有所妨礙為此之

慮令皆建祠則非但事力不逮推去太過若以篤生聖人為
主則外州牧似不必一如太學之制因此推之域外藩方亦
不必一如中國之制如此等節必須貫徹然後方可行之無
礙凡天下事初不十分審察後必有悔左議政李世白議今
日之舉出於從周之義則凡係大小儀節亦當以中朝之制
倣而行之明史嘉靖十三年帝視太學以孔子改補先師服
皮弁謁拜用特牲奠帛樂三奏文舞八佾從祀及啓聖公奠
用酒脯云則其奠獻之節不曾一如聖廟此猶可見且張璠
議中所引熊禾之言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
南面祀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
氏侑食西嚮又曰以程去中朱松蔡元定從祀云以此觀之

叔梁紇孟孫氏亦未嘗初無封爵而到今補祀似有可據即
今彼中尚多仍用明制前頭使行時更為探問而可以益得
其詳申琬議啓聖廟議雖肇於宋末諸儒而洪武年中已議
其制春秋上下丁以左牢祭先師孔子是日子夜以小牢先祭
啓聖公孔氏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左右配享云則立其
祠宇雖在嘉靖而實遵洪武舊制非張亨敬所創議也且明
史中既補啓聖祠則祠與廟有間雖以帝王家言之奠獻陳
數之禮儀章隆殺之節隨其年代雖或不同曾不為嫌而獨
於聖廟而親之字至於叔梁紇孟孫氏俱無爵祿云者禮官
似未及考出而祠版既無書名之事且已有封爵於前代則
到今不必別為補祀徐文重尹趾善柳尚運病不獻議尹趾

完議禮官所達事理似然權尚夏議按孔子通紀有曰激公
宜者娶仇氏生孟子三歲而激公宜卒第未知三字皆是名
耶抑激公是爵而宜是名耶且配位四聖既不書名字則於
於四位亦以某爵某氏書之尤似得宜至於祝幣籩豆啓聖
公與堯國公俱是公爵不宜異同象侑則後世公侯之稱皆
是列卿之秩似不當純用古諸侯之禮也蓋得為而為之禮
也不得為而不為亦禮也啓聖廟與宣聖廟有所隆殺驟看
則似若未安而名正其禮義當理得聖人之靈豈有所不安
者乎

禮曹啓典籍詳考則叔梁紇宋祥符中追封齊國公孟孫氏
元時追封邾國公位版書式似無可疑之端至於祀典則皇

朝已行之品式詳載於所謂鬲書編中惟當以此倣而行之
命依皇朝之制以啓聖祠揭號祠在玉闈堂北

三月禮曹啓：聖祠祭器品式取考皇朝鬲書編則啓聖公
位器數品式與大聖位一體而所減者牛一四聖位化大聖
位減牛一籩二啓聖公配位則又降殺於四聖故減羊一簋
簋各一籩豆各四我朝則大聖位與配位一體啓聖公與配
位亦當一體而器品則不可無降殺之節鬲書編所載啓聖
公位則帛一羊一豕一爵三配位則各帛一爵三豬肉二矣
從啓聖公位器品則所減者牛二豕無減殺之意從配位器
品則與鬲書編所載十哲從享儀相同而無一羊矣羊豕從
啓聖公用而器品則從配位與十哲從享儀磨鍊而享官則

從書編所載以國子三品官定送宜當

又啓曰十哲位則元無祝文若依聖廟祝文舉行則亦無隆殺之節祝辭中只以朝鮮國王書填似為合宜傳曰宜為之

五賢位版令奉常寺造成于泮水堂 齊國公孔氏 叔梁紇 祥符中

進主享曲阜侯顏氏 無錄東 萊蕪侯曾氏 點西 泗水侯孔氏

鯉東邾國公孟氏 元時西

啓聖祠奉安時大成殿告由祝文惟我宣聖萬世之師有傳有受道統昭垂肆配四聖享祀孔殿既極崇奉寧忽推原今茲立祀從周之義詣吉舉禮敬設神位粵惟三賢曾配于廡祠版新改埋安取舊薦此洞酌用伸虔告儀文粗備庶賜鑑照啓聖祠五賢奉安祝文齊國公孔氏萬生大聖道冠百王

推原沂本功德茂章今奉新廟以述先事是安是享格我誠意曲阜侯早遊聖門首蒙誘掖又誕復聖益顯功德昔從廡享今配新廟是禮是祀儀文架耀萊蕪侯曾氏舍瑟言志戎蒙聖典誕我宗聖功德深著昔祀于廡今配啓聖俎豆有光享祀益永泗水侯孔氏過庭詩禮家業有傳復誕述聖克紹乃先今由廡享新廟于配俎豆千秋祖孫一體邾國公孟氏魯邦公孫聖人之後誕生亞聖賴有傳授式闡崇奉以報功德俎豆配食新廟有恤 並朝野記聞

○英宗十五年命諸道州府大邑待年豐建啓聖祠

三十五年以御筆書下啓聖祠額命揭之

○元文宗時孔思晦上言宣聖封王而父爵猶公願加廢崇

乃封齊國公為啓聖王而皇明洪武子夜之祭尚禘公而不禘王故我國亦遵之

文廟從享

大成至聖文宣王 居中南向

東一 兗國復聖公顏回 子淵

東二 沂國述聖公孔伋 子思

以上配享

東一 費公閔損 子騫

東二 薛公冉雍 仲弓

東三 黎公端木賜 子貢

東四 衛公仲由 子路

東五 魏公卜商 子夏

西一 邾國宗聖公曾參 子輿

西二 鄒國亞聖公孟軻 子輿

以上配享

西一 鄆公冉耕 伯牛

西二 齊公宰予 子我

西三 徐公冉求 子有

西四 吳公言偃 子游

西五 潁川侯顓孫師 子張

以上殿內從享

東六 道國公周敦頤 黃叔
東七 洛國公程頤 正叔
東八 郟白張載 子厚

東一 金鄉侯澹臺滅明 子羽
東二 任城侯原憲
東三 汝陽侯南宮适
東四 須昌侯高瞿 子禾
東五 平輿侯漆雕開 子若
東六 益都侯樊須 子遲
東七 鉅野侯公西赤 子華

西六 豫國公程顥 伯淳
西七 新安伯邵雍 堯夫
西八 徽國公朱熹 仲晦

西一 單父侯宓不齊 子賤
西二 高密侯公冶長 子長
西三 北海侯公皙袞 季沈
西四 共城侯高柴 子羔
西五 睢陽侯司馬犂 子牛
西六 平陰侯有若 子若
西七 東阿侯巫馬施 子期

東八 千乘侯梁鱣 叔魚
東九 臨沂侯冉孺 子魯
東十 沐陽侯伯虔 子柝
東十 諸城侯冉季 子產
東十 濮陽侯漆雕哆 子欽
東十 高完侯漆雕徒父 子文
東十 鄒平侯商澤 子秀
東十 當陽侯任不齊 子選
東十 牟平侯公良孺 子正
東十 新息侯秦冉 子剛
東十 梁父侯肩定 子中

皇朝點

西八 陽穀侯顥卒 子柳
西九 上蔡侯曹卹 子循
西十 枝江侯公孫龍 子石
西十 馮翊侯秦商 子南
西十 雷澤侯顥高 子驕
西十 上邽侯壤駟赤 子徒
西十 成紀侯石作蜀 子明
西十 鉅平侯公何首 子素
西十 膠東侯后處 子之
西十 濟陽侯奚用箴 子
西十 富箴侯顥祖 子襄

備考箴作陽

東十 聊城侯鄒單 子宇
東二 祁鄉侯罕父黑 子素
東一 即墨侯公祖勾茲
東二 武城侯縣成 子橫
東二 沂源侯燕伋 子思
東二 宛句侯顏之僕 子叔
東二 建城侯樂欵 子聲
東二 堂邑侯顏何 皇朝黜
東二 林慮侯秋黑
東二 鄆城侯孔忠 子茂
東二 徐城侯公西歲 子尚

西十 滎陽侯勾井強
西二 甄城侯秦祖 子玉
西二 厭次侯榮旂 子璠
西二 南華侯左人郢 行人
西二 朐山侯鄭國 子徒
西二 樂平侯原亢 子籍
西二 胙城侯廉潔 子庸
西二 博平侯叔仲奮 子期
西二 高堂侯邾英 子欽
西二 臨朐侯公西輿如
西二 內黃侯蘧瑗 伯玉

東三 臨僕侯施之常 子桓
東三 莘亭侯秦邴 子之
東三 文登侯申張 子續
東三 濟陰侯顏噲 子聲
東三 中都伯左丘明
東三 睢陽伯穀梁赤
東三 萊蕪伯高堂隆
東三 樂壽伯毛萇
東三 彭城伯劉向
東三 中年伯鄭眾 仲 皇朝祀鄉
東四 良鄉侯盧植 子 皇朝祀鄉

西三 長山侯林放 子 皇朝祀鄉
西三 南頓侯陳亢 子禽
西三 湯平侯琴張 子開
西三 博昌侯步叔乘 子車
西三 臨淄伯公羊高
西三 乘氏伯伏勝
西三 考城伯戴聖 兄 皇朝黜
西三 江都伯董仲舒
西三 曲阜伯孔安伯
西三 緱氏伯杜士春
西四 高密伯鄭玄 康成

東四十一 榮陽伯 服虔 子 皇朝祀鄉

東四十二 昌黎伯 韓愈

東四十三 將樂伯 楊時 新陞

東四十四 建寧伯 胡安國

東四十五 華陽伯 張棧 敬夫

東四十六 文肅公 黃榦

東四十七 浦城伯 真德秀

東四十八 弘儒侯 薛聰

東四十九 文成公安裕

東五十 文敬公 金宏弼

東五十一 文正公 趙光祖

西四十一 新野伯 范甯 皇朝祀鄉

西四十二 溫國公 司馬光

西四十三 文質公 羅從彥 新陞

西四十四 文靖公 李侗 新陞

西四十五 開封伯 呂祖謙

西四十六 崇安伯 蔡沈

西四十七 魏國公 許衡

西四十八 文昌公 崔致遠

西四十九 文忠公 鄭夢周

西五十 文獻公 鄭汝昌

東五十二

東五十三

東五十四

東五十五

西五十二

西五十三

西五十四

西五十五

○ 萊蕪侯 曾點

曲阜侯 顏無繇

泗水侯 孔鯉

以上從兩廡陞啓聖祠

○ 蘭陵伯 荀况

淄川侯 申黨

壽長侯 公伯寮

司空 王肅

司徒 杜預

政陽伯 賈逵

扶風伯 馬融

任城伯 何休

偃師伯 王弼

臨川伯 吳澄

以上點享

○十哲始皆封侯至宋度宗時并陞為公今於額孫師獨書以侯而不書度宗所封陳公可起

○漢后蒼隋王通宋歐陽修胡瑗陸九淵薛瑄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皇明所從祀而我國則不為從祀

○高麗顯宗以崔致遠貽書太祖鷄林黃葉鵠嶺青松之語為密贊祖業功不可忘特令從祀先聖廟庭 芝華類記

我朝從祀之典多有未喻者如崔致遠徒尚文章而誦佛又甚每見集中佛疏等作未嘗深惡而痛絕之與享文廟豈非辱聖之甚乎 退溪集

○開城府及各道界首官鄉校依太學之制餘州府郡殿內從享十哲兩廡只從享宋四賢 周程朱 及東國十五賢

○太宗七年成均館上箋請郊沂二公配享于先聖以子張躋于十哲左政丞河崙亦獻議以請從之

時許稠朝京道謁闕里見其從祀陞黜之制歸請以董仲舒從祀黜楊雄之享禮官上箋請之 上從之又以許衡從祀

備

○中宗丁丑九月太學生權頌等疏請高麗侍中鄭夢周從祀疏略曰自檀箕以來無一人蔭倡斯道是東方之恥也惟幸皇天眷佑乃生儒宗鄭夢周於麗季挺超卓之姿蘊經濟之才研窮性理學海淵博深有自得講說發越黜會粵音暗合先儒忠孝大節聲動當時制喪立廟一依家禮文物儀章

皆其更定建學設教丕興儒術明斯道啓後學東方一人而已此學周程誠亦有級此功周程殆有同焉宜為祗祀文廟明東方萬世道學之重而庶斯民知有所宗也 上祗之

○我東儒先之祗祀文廟者崔致遠薛聰安裕鄭夢周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李滉凡九人而光祖外皆嶺南人可謂盛矣世補嶺南為人才府庫豈不信哉 芝峯類記

五賢從享

金宏弼 鄭汝昌 趙光祖 李彥迪 李滉

宣祖元年戊辰太學生洪仁憲等上疏請以趙光祖祗祀文廟大諫白仁傑等繼請不許十月白仁傑劄曰吾東方道學自鄭夢周金宏弼以來始有淵源逮至趙光祖以傑出之才闡明程朱之學循蹈規矩非禮不動大勵名節興起斯文得君致理修行德政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奸臣南袞沈貞等肆其鬼域搆成貝錦竟致冤死朝野之痛久而彌新獨宮中以奸邪蔽蔽之深未之知身 中廟晚年收用光祖輩流之賢才 仁祖末命追復光祖已適之官爵公論可謂少伸而物情猶為憤惋者以光祖之道德忠義未盡暴白故也當今臨御伊始四方風動國論不可以不定士習不可以不

正謂宜推獎真儒極其廢崇贈以高官美謚列諸從祀文廟之典則明天理淑人心一道德同風俗豈不足為清明之盛舉乎

靜菴集

庚午四月館學儒生上疏請以金宏弼鄭汝昌趙先祖李彥迪四人從祀文廟 上曰如此重古之事不可輕舉疏三上不允

靜菴集

五月兵部白仁傑上疏請以趙先祖從祀文廟領相李浚慶議啓曰從祀事仁傑之意雖指趙先祖而吾東義理之學實金宏弼啓之兩人從祀文廟實無所愧聖教以為不宜輕舉臣等不敢容喙

五潭日記

癸酉館學儒生疏請五賢從祀文廟 上曰公論久然後乃

定不可輕舉

謹按我國受命以來諸儒非無可從祀者而今尚闕焉豈非盛典有虧乎前朝從祀者鄭文忠一人外其餘薛聰崔致遠安珣則無與於斯道如欲裁之以義則三人者可以祀於他所而不可配於文廟也第以諸賢汎請則其間豈無優劣乎金文敬鄭文獻則言論風旨微而不顯李文元則出處頗有可觀者惟趙文正倡明道學啓牖後人李文純沈潛義理摸範一時斯二人者表出從祀則夫誰曰不可哉

五潭日記

甲戌典籍趙憲請四賢從祀略曰 殿下頃於館學從祀之疏屢陳而不允近臣經席之啓亦不領可沮一世向善之心

臣竊憫焉金宏弼肇倡道學而有繼往開來之業趙光祖繼
明斯道而有極世淑人之功李彥迪體道純篤而有扶顛持
危之力茲三人者求之中朝則許衡薛瑄之外鮮有倫比而
求之東方則薛聰崔致遠安裕之徒未有及其見到處者况
如李滉集東儒之大成而紹朱子嫡統進則引君當道之誠
懇字章疏之間退則因才設教之意功字講論之際善
者聞言而景慕惡者望風而自戡當今之士稍知尊君愛親而
有禮義廉恥者皆薰其德而興起者也但國家既不能大用
於生時識者已歎其太平之難見而又不肯崇獎於死後不
惟媚嫉放誕之輩倚觀竊喜而昔之興起者咸有沮喪之心
伏惟 殿下亟獎四賢列于從祀 云云 靜菴集

丙子白仁傑疏略曰我國從祀之賢惟鄭夢周協于士望其
餘薛聰崔致遠安裕輩皆出趙光祖下遠甚尚享盛禮而以
光祖之學之功獨無報祀臣實痛心伏望商議大臣俾列從
祀之典云云 靜菴集

己卯五月知樞白仁傑疏略曰我國自箕子設教之後數千
百載以儒名世者寥々無聞獨鄭夢周始倡道學金宏弼克
承其緒猶未大著至趙光祖篤志學問動遵規矩云々光祖
之賢人無間然而羣凶乃以為曲學詭行之人至於市井之
廬墓者目為詭行之人而欲訊之士夫之向方者指為己卯
之餘孽而攻斥之故嘉言善行泯滅而無傳焉 殿下即位
之初臣啓於經席曰宮中至今必以光祖為逆賊 殿下曰

光祖之非逆賊宮中已知之矣然儒生賜額之疏雖非閩重
而不見許云云 靜菴集

辛巳十月戶判李珥啓曰今欲明教化則必須尊獎先賢使
後學有所矜式而自 上每以為重難焉近日賢者雖不可
悉入祀典如趙光祖倡明道學李滉沈潛理窟此二人誠可
從祀以起多士向學之心

光海戊申館學儒生疏英任撰略曰天眷我東列聖相承誘掖
振作人才輩出時則有若文敬公金宏弼文獻公鄭汝昌文
正公趙光祖文元公李彥迪文純公李滉俱以命世之儒遠
承不傳之緒出字類拔字萃而山斗於一時倡於前繼於後
而日月字長夜論其學則瀛洛閩閩語其志則堯舜君臣誠
可謂稀世之真儒百代之宗師而尚闕崇報之典未享茲芬
之祀云云 靜菴集

庚戌七月十七日五賢從祀事三司及京外儒生抗疏論請
命議大臣云云皆請速行命依議施行 梁川日記

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從祀之請自庚午始及李
滉沒則多士之願益切而請益勤積三十九年而 宣廟

未之許非以為不可特重其事而不敢遽光海踐阼之二年
首詢于大臣而允其請庚戌九月辛亥親釋奠于先聖先五
日祭告以五賢序于兩廡愚伏集廟庭禮帖序
識士取全圖等鄭仁弘憤李
彥迪李滉之短其所師曹植上疏詆誣金墉以掌議削仁弘
儒籍光海怒命摘叢禁錮賴大臣免焉朝野記聞

五賢從祀後禮判李廷龜啓曰本國文廟從祀與大明會典
所載位號階黜大相不同顏何荀况公伯寮秦冉劉向戴聖
賈逵王甫馬融杜預何休王弼天朝必黜於廟遂伯玉林放
鄭玄鄭衆盧植服虔范甯吳澄天朝今改祀於鄉而我國則
並仍在后蒼楊時王通歐陽修胡瑗薛瑄胡居仁王守仁陳
獻章則天朝增入從祀正統丁巳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

祀而我國則闕焉申棖申黨本只一人而家語及史記互載
其名誤為並祀天朝革黨存棖而我國則未革蓋我國祀典
只遵中朝正統元年刊定之制至嘉靖九年天朝禮官始博
考典禮兼採篁墩程敏政論乃有釐正陞黜之舉特我國未
及舉行身今者大明會典既以釐定之制刊定頒布臣等竊
竊考而尚論馬融為梁冀草殺李固以貪濁免官髡徙朔
方劉向喜誦神仙方術上書言黃金可鑄不驗獲罪公伯寮
愬子路以沮孔子荀况學傳李斯論著王甫汚身權奸背魏
從晉何休解詁春秋黜周王魯賈逵之附會為識王弼之宗
旨老莊戴聖之貪贖杜預之短喪皆得罪名教至於顏何秦
冉俱無現出處又不載家語七十子之數程敏政以為名字

流傳之誤天朝之廢黜宜矣王通雖有備經之說當魏晉潰裂之餘講說孔孟之道年未三十築壇河汾楊時傳道統於南渡之後衛道之功不下程朱胡瑗首倡体用之學大闡學校之法歐陽修不獨忠義文章推尊韓子孟子以達孔子薛瑄胡居仁中朝先儒之中其學最為純正后蒼事業雖不著白漢初設禮數萬言使禮記之書復傳於世天朝之增祀宜矣其中鄭玄鄭眾服虔盧植范甯吳澄則程敏正之議以為所著未足蔽聖學遽伯玉林放則宗非孔門弟子天朝并祀於鄉我國無可祀之鄉今難遽罷至於象山陸九淵陽明王守仁白沙陳獻章天朝雖并陞祀而其所著論未免流於異端恐不可擬議於增祀之列也且天朝補孔子以至聖先師

補四配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十哲及門弟子皆補先賢左丘明以下皆補先儒而我國則皆謚號與封爵夫子之謚代名增損至唐開元始封為文宣王至於胡元加以大成丘濬以為孔聖在天之靈必不肯受其謚豈不然乎今補為至聖先師其號始大而其尊無比可謂度越前代矣補聖稱賢補儒並依皇明定制為當但七十弟子俱補先賢而如周程張朱則孔孟後大賢只以生之先後座在左立明以下之列並補以儒不得補賢殊甚無別為若以生世為座次高下則子思何居孔鯉之上孟子何以並顏曾之列字聖廟道之會恐不當論其時世之先後也臣等妄意周程張朱則補以先賢陞於殿上似為合理今值祀五賢之會

相臣獻議亦已發端請令商量宜集依啓李恒福議略秦火
之後禮樂散亡魯高堂生獨能誦說儀禮以傳蕭奮、傳
孟卿、傳后蒼世、遂為專門之學程敏政以為事業不
著后蒼在孟卿之後卿乃漢中業以下人今乃云在漢初殊
不可曉也后蒼之學再傳而至二戴、兄弟也其曰聖兄
也世所謂大戴也其曰德弟也世所謂小戴也各有論著禮
書朱子多取大戴禮其以貪賊敗者史氏或言為仇家所搆
此則固未敢明知其虛的而敏政之論後儒多短之不惟賣
題之為可羞其所著道一、篇不免為吾儒之罪人其所定
論恐不能為後世之斷案尹斗壽議臣之妄議姑依我國之
舊以待後日公論似或無妨云、並文集

李珥成渾從祀議

仁祖即位初海西儒生首疏請以李珥成渾從祀文廟不許
乙亥五月館學儒生宋時瑩等二百八十一人疏略曰粵自先聖先
師享廟宮之後專祀後儒之有功斯文者例皆從食於兩廡
其在東於羅則有若崔致遠薛聰於麗則有若安裕鄭夢周
於本朝則有若金宏弼鄭汝昌趙先祖李彥迪李滉等五儒
臣皆其人當 明宣之際繼李滉而為儒林所宗者有二人
焉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是已癸未年間珥為羣小所搆
渾在洛下陳章仲韓遂為一邇人所搆嫉初中李弘老巧讒
卒被鄭仁弘醜詆使先王好賢之誠不得保全始終抱冤泉
壤數十年逮我 聖上當宇始得昭雪臣等竊念此二臣者

生五賢之後講學明道發揮幽妙凡理氣離合四端七情等說諸儒所論互有得失而反覆論辯能使晦者復明決者復完擴其所未發匡其所未逮東方理學源委於是殆無遺憾可謂盛矣夫二臣者之於斯道也其切其德有如是者而崇報之典至今寥々此誠臣等之罪抑恐為聖世欠事也答曰李珣成渾雖曰善人道德未高疵累有誇莫重從祀決不可輕議矣

同日蔡振後吳挺一等七十人疏略曰以李珣辭職疏及宣祖罪成渾之教觀之則其所以不合於從祀斷可知矣珣之文章才學足為一時之名臣則謂之賢大夫可也至於從祀則有出處不正之譏渾則又下珣者大相遠越而況有已著

之罪名其黨奸之狀一時所論或有執言之地矣至於遺君之跡萬目所覩彼安得逃其罪乎幸賴聖明舍垢之德得蒙復官之典則其賜亦多矣當其會議之初臣等舉此二者爭之則齋任尹惟謹等強執意見沮遏公論厲聲作色曰所見若異出去云々臣等為其所斥出避夾室則日以詐說姿意削罰使不得接跡於館中臣等步至東學即又呈單學官使之驅逐云々疏色沈光答曰文成公李珣等從祀之請殊極備稟予亦知其不可矣

宋瑩等再疏辨誣答曰文廟從祀非人人所可堪當爾等退修學業更勿為無之言疏凡五上不得請

領相尹昉右相金尚容等劄極言兩賢臣無愧於本朝諸賢

之列於文廟者又陳蔡振後等別為一隊醜詆先賢非士子
義習答曰省劄具悉蔡振後不俟國家處置徑先陳疏殊甚
浮妄矣

左相吳允謙劄曰臣病伏郊外伏見宋時瑩之批曰疵累有
訪蔡振後之批曰殊極僭僭猥臣不勝驚歎最後得見振後
等詆誣兩賢臣之疏其搆捏眩惑之狀極可狼藉人心之不
淑士習之乖敗良可痛心臣成渾門人也詳知成渾心事只
有老臣在身請陳成渾被誣曲折癸未年間 宣廟信任李
珥魚水之契予載一時大為羣小所忌嫉將搆成不測之罪
其時成渾適被徵至京上章論救李珥 聖批優容以為賢
者有益國家如此 是黨論指目之權輿也至辛卯士禍大

起一邊之人盡被流竄其時李珥已沒獨渾在世其所深嫉
而欲罪者庸有極乎然身居山野之人本無干於世論雖免
嶺海之行而目為奸黨律罪甚重及壬辰之難自念山野之
臣得罪朝廷方在議律之中雖國家有亂不待召命而逆進
闕下於義有所未安故瞻望踰越欲進而不敢及 大駕過
臨津之日成渾家距津渡二十里外山谷之中漠然不得聞
知成渾妻兄司平申拔隨駕到津不得渡乃向成渾家成渾
始得聞知相持慟哭欲為追及則津路阻絕亂兵塞路遂扶
曳跋涉於山峽之間光海來任伊川下書召之輿疾而行及
到朔寧光^海又下書令 近地義兵遂與李廷馨金續等召集
義義兵言者乃謂宣召懇懇而終不來赴者不亦誣乎光海

到成川又有召命始入成川不敢久留請於光海仍入大
朝蓋其心以為既先至分朝不得辨問大朝起居於義未
安故也言者又謂龍岡近賊徑向義州不亦誣字此其時臺
諫之論而年少後生不知其時事只據臺論傳者妄為誣
詆如此至於目之以遺君嗚呼天下安有聞君父播越過
廬而安坐不出者乎求之情理萬不近理者又以為黨奸
所謂奸者乃指鄭澈也澈自少孝悌清介為儒類所取許成
渾與之同里相善情誼甚厚澈於晚節雖有酒色之失亦非
大已世之受激遽膺治獄之任不能鎮定浮議大獄推鞠
之際亦安得不失人心乎成渾之於鄭澈無可絕之道以此
謂之黨奸此不知案情之言也噫以先王之明聖者遇之

隆重不得保全終始者初因李弘老之巧讒繼有鄭仁弘之
邪毒今此振後等所贍出聖旨案是茲母之投杼成於三
至之後李珥則道學之純正造詣之精深高明迥邁洞見大
源其自任之重以挽回世道拯溺斯民為己責真可謂朱子
之正脈而成渾之學得於家庭淵源有自來矣與李珥宜為
道義交李珥常稱操履敦確吾所不及噫師道久絕學術失
傳世之為儒者只以句讀詞章為業儒先道學之高下造詣
之淺深知者蓋少無愧振後輩恣意侮辱而無忌憚云云答
曰省劄具悉兩人長短予知之久矣非動於異論而不許
前禮判趙翼上疏極言兩賢之道德無辨誣詆之非
時爭辨者多而上意不回副應教沈之源修撰尹坵趙

錫胤上劄爭聖批中疵累潛猥等教且曰儒先不可毀而毀之公議不可排之又曰相臣相繼陳劄而批荅之辭猶若有不釋然者臣等之感滋甚

知館事崔鳴吉啓曰東學疏儒被傳者六人而同叅五十餘人皆不為圓點成均館齋任六人及叅疏者三人相繼被傳

時四館五相傳舉

諸生以此不能自安齋任外無一人叅圓點食堂

空虛大槩二賢之賢無論彼此苟以士夫自處者莫不尊敬振後以從享為過重則不叅而已何乃中服步行自作一隊作此違禮之舉誣陷儒賢不遺餘力自甘於得罪斯之歸一二首倡外其餘同叅人似不必深治至於成均館儒生數百多士抗章尊賢有何得罪見棄之事而二三四館不待一會

敢以自己私意擅停齋任至於六人之多嶺南儒生聯名尊賢之疏有何可愕而拈出停舉其設心尤為不美臣等之意今四館多官依例一會議其可停不可停共公處置仍勸誘諸生使之還入食堂務在和睦今不得以所見同異輒相排擯荅曰依啓

生負權蹟等二人上疏請與蔡振後均被罪罰且言今日得罪斯文而必欲引入其圓點之列是導臣等於岳議無恥其亦兩賢則曰去其毛髮絕其慈愛逃入山中晚為釋教黨奸遺君獻替進退皆為後人之規

都承旨李敏求承旨洪命耆韓必遠崔苻李景仁具鳳瑞啓曰朝家才已鎮定而儒生等欲與蔡振後同被罪罰肆為憤

言極為不美而二十餘人之疏退却未安何以為之傳曰勿
為捧入李敏求曰蔡振後等三人被停其免罰者之不敢入
圓點赴舉勢所固然更令知館事索商善處鳴吉劄陳振後
斥賢之狀及既而分疏定罰更難善處之道乞免大提學答
曰不由直路之士污矣振後等起開時不脫巾服步詣東學
相非甚便近而振後等乃從闕門下
蓋時御昌慶宮由下馬
西路迂行大市而到東學驅逐多士之儒賢耶鳴吉再劄免
敏求又上劄自辨傳曰崔鳴吉以猥濫見逐李敏求別無未
安之事不欲察任如此遠差趙翼又疏以伸多士亦解崔鳴
吉 上下教功責命罷四館鄭好仁韓克述韓克昌金好哲
等職以其已解之儒擅自更停也

四學儒生及海西尹弘敏坡州俞應台閩西洪傑京畿李道

喜豐德崔時達松都高迥湖南金時皓等相繼上章皆不得
請時皓再疏答曰勿為強煩三疏略曰古昔帝王之所以致
敬於儒冠之人者非謂其人盡賢以士為名故也曾在 宣
廟朝京外儒生以從祀五賢為請者不勝其煩 宣廟雖不
即允從而未嘗不假以優禮章朝入而批夕下溫言慰勉酬
酢如響何則尊賢之風不可沮而多士之心不可失故也今
臣等雖微賤莫非我 祖宗三百年培養之餘而裂裳裹足
千里陳章以至誠動 聖聽而連上二疏動輒宿使許多
儒生行徨俟命於闕門之外困苦風露徒為輿卒所侮笑
聖朝待士之道雖謂之失其當可矣為士而尊賢為臣而願
忠未知有何罪過而 聖明之厭薄至此哉今臣等所以悵

然缺望不知世道之所終何如也 聖心既有所偏難以口
舌爭臣等固將退也見 君父之有過舉默然無一言而去
則又非千里遠來之意亦恐無以為辭於鄉黨隣里疏上傳
曰外方儒生以一事三呈其疏有前例耶捧入承旨趙續韓
推考上疏還出給

○丙子太學生尹誠等上疏申請

進士李象震等上疏醜詆

○孝宗己丑太學生洪葦等上疏申請

嶺儒柳稷上疏醜詆

○顯宗己亥太學生尹抗等上疏申請

南維重上疏醜詆

壬寅太學生柳遼等上疏申請

嶺儒金鋼等上疏醜詆

遼等復上疏辨詎略曰不意茲者嶺南儒生金鋼等怪鬼之
徒又復撥拾蠹克之餘論詆詎先賢悖妄自恣噫嘻痛矣今
日之為邪論而詎兩賢臣者必以李珥之早耽禪學成渾之
未赴國難為口案今綱等之言亦出於茲二者夫李珥之少
時志學悅其近理弱歲遭喪又不能無感於冥福之說其時
蓋出於事亡之孝求道之功而未及周歲便覺其非即訪李
滉於嶺外千里之地親承旨訣專心着力於居敬窮理之實
大為李滉所推重李滉嘗貽書於珥至有古之聰明才傑之
始終迷弱者固不云論有始正而終邪中立而兩是陽排而

陰右惟程伯子張橫渠朱晦菴其始不能無出入而徒覺其
非噫非天下之大智大勇其孰能脫洪流而返真源等語金
剛等之所斥以為論而顯示譏切者無亦指李滉之斯言而
發耶且滉書所謂中立兩是陽排陰右云者盖有感於呂希
哲張子韶諸人之事而言也夫希哲見推程門子韶名為萬
學猶不免字晚節之差誤而李珣於始之日便能反正於
既迷之後則滉書所稱大智大勇者珣其人身今之欲毀李
珣者適足以益彰其改過之勇向道之誠而已又烏足以病
珣也耶如以戊辰引咎之疏謂之自道以之攻珣則朱子之
其於釋氏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云者亦可謂朱子之
自道而直以為攻朱子之新案也耶若其早值家學直入叢

林等語此又証罔之甚者往時若故臣李有慶及文忠公張
維諸人皆審知珣之未嘗斷俗而憤邪說之惑人或暴之於
封章或見之論著俱足以為明證的據而其為此說者不過
奸人宋應溉等之餘徒耳今鋼等不信長德者之緒言而徒
仰字聲小口吻則其亦可謂失其心也至若成渾本以山林
之士方其養道丘園潛心墳典榮名文繡固非渾之是願而
及字誠深聘招禮隆賓師則便訣堯舜亦豈渾之本心哉惟
其黨語日橫邪人乘隙遂為賊臣汝輩所讒間終入鉤黨
之目至編朝堂之榜則雖逢壬辰之亂而渾以罪累之身未
有收召之命在渾之道始所自守不過王蠋之耕終若不幸
欲決萬里之投而已其所自列於行朝之啓者既詳且悉

進退出處豈有所苟哉嗚呼 宣祖壬寅之歲即帝堯姑武
伯鯨之日而今綱等所補壬寅之批即慈母投杼於累至之
言者也欲誣先賢動引 先朝者此仁弘借 宣廟之批以
斥李滉之遺智則推綱等之心亦必以已仲神武之禍直
以為趙先祖之罪案而袁貞綱打之計為出 中廟之聖心
者也其所造意吁亦慘矣至於四端七情理氣之論李珥之
所發揮雖與李滉成說有所不同者而要之洞見本源剖析
精妙多蔽前賢之所未蔽只恨當時李滉已沒未見相質使
滉而及見珥之所說則亦安知無自欺之章不更定於朱子
臨沒之日也綱等密知 聖明之所難者常在於 先朝之
未許則輒曰 仁祖之所嘗斥 孝考之所嚴杜知人君之

所甚惡者在黨論則輒曰為黨論者所主張知人君之所深
憂者常在於官不事 則輒曰國家安危曾不憂念終乃曰
斥邪論而扶正學噫奸人之罔極其至此字前日宋時瑩等
之請從祀也 仁祖蓋嘗不許然而又有予非以道德不足
但以從祀事體極重不敢輕易許之 教此則故相臣趙翼
諸人所親承也其後洪葢等之更請也 孝廟亦嘗不許然
而又有兩賢碩德予豈不知之教此則故相臣李敬輿諸人
所親承也則今日綱等之所云 其不戾於誣先朝而欺
殿下乎嶺南素多先輩若文忠公柳成龍文穆公鄭述文簡
公張顯光文肅公鄭經世諸人南中士人之所共尊師者也
成龍之於李珥則全有文成聖人之歎述顯光經世亦皆尊

慕兩賢其發於言語見於論議俱有不可誣者今者此輩不信字成龍而信仁弘不信字述顯光經世而信景虎諸賊豈以仁弘景虎有賢於成龍述顯光經世也耶

宋四賢及李珣成渾陞祔黜申黨及先儒九人

初 顯宗戊申館學儒生申應徵疏請楊時羅從彥李侗從

祀

原疏見上
啓聖祠

○甫宗章自傳曰近來學校之政廢弛須修明然後可以正士習而淑人心也其令大司成取先正臣李珣所著學校模範叅以今日應行者講定舉行

○館學八道儒生李延普等再疏請以文成公李珣文簡公成渾從祀文廟且請並舉宋朝三賢

楊時羅從彥李侗

從祀之典

曰兩賢之道德學問宗為一世之景仰士林之矜式從祀文廟夫誰曰不可而屢朝之未嘗允俞予之所以持難者皆出於慎重之意也多士之請愈久而愈深終難強拂其令該

曹問于大臣特從其請

領相金壽恒判中樞金壽興鄭知和左相閔鼎重右相李尚
真皆以為允合從祀

傳曰大臣之議皆如此依前疏批陞配文廟

禮曹啓曰陞配節次今將舉行而第聞東西廡狹窄難於奉
安云今此五賢位版進配處所若無推移之勢則不可無添
造之舉今成均館先審其形勢以為稟處之地

九月生負朴性義等七十餘人上疏略曰臣等嘗見李珥辭
職之疏曰生丁不辰早喪慈母以妾塞悲遂耽釋教走入深
山從事禪門殆周一年抽臆擢肝未足洗汚累然歸家漸憤
求死自古中釋氏之毒未有如臣之特甚者也 宣廟罪成

潭之教曰以宰列之臣在哉旬一日程非徒聞度不赴當車
駕行過其居之日亦不出見嗚呼此可以觀二臣之平生不
免為名教之所棄請亟收兩臣從祀文廟之命

傳曰兩賢之道德學問卓然為一世之表準 屢朝之尊尚
從享文廟俎豆之列崇有光於崇儒重道之意而

列聖之不即允許者本非斥士論蓋出於慎重也今因章甫
之齋籲蓋可見公議之久鬱未伸故快從祀之請即觀朴
性義等疏本滿紙潄諱固非陰險不正之語誠不勝痛駭其
侮辱先賢粗擊公論之罪不可不正疏頭朴性義則為先傳
舉

禮曹正印尹鼎和從祀叔議公事淹置數日坐罷

荅正言李徵龜疏曰身居言地是非顛倒營救魄正之徒欲解掩置成命之鼎和誠極駭異也於是玉堂劄罷李徵龜館學儒生鄭齊泰等疏陳朴性義等誣毀儒賢之狀荅多士之為兩賢辨誣之論予已詳知矣

朴性義依臺啓遠地空配

荅持平李日翼疏曰朝家克舉服食之重典而相繼投疏徒尚行學誠未滿一吐也

冬十月生負趙信乾等八十餘人疏略曰李珥之與人書自訟其託禪之事曰在杏山林顛倒失所不趁孔鯉之庭不執黃香之扇有年矣此其自責之辭據宗之言百代之下昭不可掩文純公李滉所著天命易及心統性情說体用顯微俱

極纖悉至於四端七情之分尤臻其極此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珥之平生學術既無契悟於此而落坐儻侗之地與成渾私相往復攻斥李滉一則以滉之言為害理一則以滉之言為不知性至曰朱子真以為理氣互發相對則朱子亦誤也何以為朱子也前而有絕倫逃禪之愚後有而學術乖繆之病其何敢污鱗於俎豆之列乎至於成渾又出珥下宣祖以其聲聞過京之故初則禮遇甚優至有欲入珥渾黨之教逮至末年嘗試已多若金暉疏有此明教豈非渾之斷案也亟收兩臣從祀之命以重聖廟祀典

傳曰趙信乾遠配前正言李徵龜前持平李日翼削黜

○禮曹以庚戌五賢從祀時節目今當依此舉行而至於宗

朝三賢事係新規請議大臣宜奪領相金壽恒議曰庚戌五
賢從祀時已行之禮考出於日記者雖未免踈漏其時禮官
及獻議大臣多是名臣碩輔其議論見識必不無稽如聖殿
及東西廡名位並行告由祭新入從祀之位造位版分配兩
廡設行奉安祭未奉安之前別為教文致祭家廟等事今依
倣而行之而至於宋朝三賢事體自別家廟之祭固無可論
亦不當有教文而別為祭文以告則似不可已造成位版當
在明倫堂而題版權安之後亦不可無告由之節但設祭具
文以告將陞之意若在於此時則恐不必別為告由矣行判
樞金壽興鄭和議曰告祭一款常時兩廡有事只告於聖
殿則今不當並告於兩廡而但念兩廡名位以次陞座與常

時修改不同以此別告為宜否字左相閔鼎重議曰我朝二
賢似宜略倣 宗廟從享之議宋朝三賢亦倣書院奉安之
儀至躋陞之日告由於先聖而分配兩廡仍行酌禮而並享
之不當別告於兩廡

上命徃問於宋時烈亦令玉堂博考稟處弘文館啓曰臣等
取考通典通考大明會典等書並無現出可據者仍念本朝
儒臣從祀之儀則庚戌前例足以為據似不必更考古史至
於前代先儒從祀之儀當與本朝儒臣不同而未有可據之
例今從享先儒中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吳澄之陞配在於皇
朝正統年間則我朝之從享當在其後而攷事撮要從享條
中不載此四人雖未知果在何朝而可知其非久遠事也若

更詢禮官考出宗錄或可因此得其節目之詳耶且前代從
享諸儒皆有侯伯封爵今陞配宋朝三賢中楊氏皇朝陞祀
時封將樂伯羅李二賢從祀自我作始故無可題封爵若以
宋末所贈謚題版則似為合宜 上遂命以末端一節議大
臣 議皆言楊氏宜用將樂伯羅李以宋末所贈謚題版
上命依議施行

○成均館啓曰大司成李翼相禮參金萬重參議宋奎瀛奉
審則兩廡五十九位似難推移而每床削去兩邊各五分則
五位分奉未為不足而椅子兩角量其長短裁減其角別無
所妨實為便當○禮曹啓書講時同知李敏叙所啓文廟東
西廡床卓稍為裁削之議外議以為苟簡云其在慎重之道

殊為未安裁削添造當否更議于大臣處之領相金壽恒等
議床卓裁削非如饌品器類減損之為未安推移奉安恐無
不可而既有外議則一二間恢拓又非舉羸之比亟令添造
傳曰先禮曹啓奉審基址則自廡盡處至南牆通為二十五
尺極為狹窄事涉難便以大明會典大廟制觀之則東西挾
門皆出於南牆今若依此挾門變為南向之制則小無不可
而事係變通云 大臣叔議後傳曰反覆更思終不如添構
之得宜依當初定奪添造而廟制變通一款更問于在外儒
臣及玉堂稟處

○掌令鄭勛疏請建啓聖祠 此一段詳又曰臣聞文清公薛
瑄學者稱為敬齋先生朱子後一人而已隆慶間始配文廟

而我朝獨不祀焉伏乞廣詢廟堂及三司諸臣在外儒臣趁
五賢暇食之辰亟令併行○鎮右相議我國文廟祀典多與
中朝不侔今若一併釐正則已不然而續之陞配恐非所以
重廟享之道也判樞金壽興議今茲宋朝三賢則宋之南渡
以後得繼程子之統以傳於朱子多士之必以此為請者其
意有在而本出於斯文公論此外宋之諸賢豈無陞配之人
誠難以一二入見容易舉論 傳曰依大臣議勿為施行

○十一月吏判金錫胄劄曰今因八路同聲多士申請 俞
命已下陞配有日中朝祀典之所未遑者皆將舉而祀之則
漢晉之儒中朝之所罷退者亦安可不趁此時一釐而正之
字今以會典明史考之其抑而祀於鄉者七人直罷其祀者

十三人我國之無鄉可祀者既不可罷十三人中亦有一二
可惜者不可盡黜而如荀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
子為亂天下古之稱况者必并稱荀楊而楊雄既已見黜於
楊砥之一言則况安可獨留字馬融為梁冀殺李固後為南
郡貪濁罪免王弼祖述老莊與何晏倡清談王甫仕魏至徹
侯乃以女適司馬昭又為司馬師畫策討文欽毋丘儉杜預
守襄陽行饋遺且盡殺江陵人為臣則不純以將則不義何
休註春秋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申張申黨
其實一人公伯寮非家語所載而又是毀子路者則此即子
服景伯之所謂力能肆諸市朝者此皆可去也蓋此則黜之
論初起於宋濂之議益著於程敏政之疏卒乃見施於嘉靖

宣廟朝趙憲朝宗回請從中朝之制其後李廷龜為禮判又請釐正而時事擾攘未克聽施識者恨之舉前日未遑之事完一代莫大之典者有待於今日

傳曰莫重廟享或有不當配而強濟者或以一人而分配東西則豈非國家之欠典而取後世之刺乎令該曹廣詢大臣儒臣而稟處

領相金壽恒議曰秦顏二人則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列程敏政亦以為名字流傳之誤而既無的據恐難斷其為當黜戴聖之貪黷得諺史氏言其為仇家所構亦難明其虛實而大戴禮為禮家所宗其功不少劉向上言黃金可成特少年時事至其立朝事君精忠謹議有補於世教徑術博洽在漢

儒解其此誠有可惜者其餘公伯寮荀何二王馬杜諸人之違背聖經得罪名教者所宜首先黜去至於賈逵吳澄劄中不并請去而逵以不修小節見議至其論說徑義專主圖識傳會文致以媒貴顯此與何休之註風角等書至豈相遠哉澄則以宋朝進士失節於胡元其學亦流於伊蒲塞之習此二人亦不容仍留服食之列申張中黨一人并祀其誤莫甚今之論者或以為大行一遵中朝之制則可也只從其黜未免異同而於其所黜有所取舍尤涉非宜臣意有所不然者陸九淵王守仁異端之學或世誣墮者其可以中朝之增祀而一例苟從字豫章延平之陞配亦是中朝之所未舉而曾不以此為嫌則忝酌損益恐無妨於事體○金壽興議曰

左丘明以下從祀聖廟始於唐之貞觀逮宋及明因仍襲謬自有馬端臨之議弘治諸臣亦多請黜乃至嘉靖以張孝敬之一言斷然改正此所謂一洗前代相襲之陋永為百世可尊之典者也第念林放雖不載諸弟子之列蘧瑗亦非及門之士而放之好禮瑗之寡過先儒以為可為人師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翼經之功不可不紀而我國無可祀之鄉則并不必罷去秦冉顏何雖四字畫相近之誤既未有所考則恐難輕議最是申棖申黨明知其為一人公伯寮苟况戴聖劉向何休賈逵馬融王肅王弼杜預吳澄之不合祀享皆有先儒定論臣不敢置床○鄭知和議修舉廢墜正其註誤此正其時○右相李尚真議曰其所釐正有改有陞有黜可行

者三而只行其一則反不如全不行也皇朝改題文宣王之號顏子以下俱去爵名曾謂責家臣之詐而易大夫之簪者其肯安享斯名乎故因張孝敬之言一改千載之誤而我朝久猶襲陋恐當議改者也從周正名無大於此至於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薛瑄皆而見陞不此之為而獨於黜享謂之從周斷然行之亦恐於義未穩執義李翔從享釐正一款前人己定之論無可議者至於廟制終不若添造間架之為穩○司業朴世宗議當初取舍已多可疑只循剛出未知允合○進善尹極議空陳昧陋不敢獻議

傳曰文廟殿食至重且大豈可苟且仍循以取濫祀之刺乎值此陞享之日克舉未遑之典誠不容少緩其令有司公伯

寮荀况馬融王肅王弼杜預何休賈逵吳澄等九人巫黜廟
庭一人分配尤甚無謂亦令去申黨宜矣

李尚真奏曰申張申黨之為一人未有明據金錫曾請令弘
文館考出弘文館啓曰論語有申張而無申黨史記有申黨
而無張家語有申續而並無張黨唐開元中始以七十子之
從祀聖廟蓋合論語史記所載者并祀之故申張申黨俱在
祀典中至宋邢昺論語註疏中始引漢鄭氏說斷以張黨續
為一人嘉靖釐正家用邢昺說如孔子通紀萬姓通譜等書
皆并列張黨之名此皆嘉靖以前文字釐正時不用此說而
斷以邢昺註疏者似以鄭氏去古未遠其言宜字考信而然
○命依前教去申黨

十二月領中樞宋時烈病未獻議追上疏略曰我東從祀之
多至於八人而未能保其粹然皆出於道故意章甫之徒或不
無竊議於私不厭於心者矣臣每以為與其不審於初而起
疑於後不若致詳於始而有辭於終也然而地福氣局未有
大眼目大力量人出而釐正則姑將目循沿襲以俟在後之
百世也至於宋朝三賢亦不無可言者朱子於滄洲之祀只
祀延平而楊羅則不與此豈無所以而然耶蓋龜山學問之
疵朱子屢言之有曰龜山先看莊列雖見伊川此念熟了時
蔬出來羅仲素亦有此意終曰龜山之張皇佛氏之勢如李
鄴皇張金虜也又曰近讀龜山列子說令人惶恐不知何故
如此馳背也論出處則曰龜山做人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

亂就之蓋謂就之於蔡京也滄洲所取拾無乃或出於此耶
今日從祀雖不可遽爾取舍惟其道德之醇疵朱子之權衡
不可不精察其所以然也至於文成公李珣延平補道朱子
不諱其從遊道蘊之事皆文純公李滉亦補李珣之不諱前
事是亦延平之意延平嘗曰元晦初從用善寺道
論處下功夫道蘊即高僧云又曰當去
而不去者亦不無其人胡元之許衡是也文成公嘗謂衡之
仕元雖非失節而是失身也臣嘗以是陳白於聖祖則聖
祖以為正當之論唯其有煩聽故密諭難使之意今因陞黜
之舉泛行斥去則似無痕跡矣又曰依中朝例作啓聖祠此
段詳啓
聖祠下又曰周程張邵以至朱子實係孔孟之正統其道至
大其功至隆班之十哲猶為補屈而尚在兩廡猥與崔致遠

等相並此甚不可之大者是以朱子於竹林之祠只以周程
以下七賢直接孔孟而餘人不與焉其意可見况朱子功亞
孔子者耶宜陞殿內以明其統緒之所在然七賢之中亦不
無可論者邵子之學不純於聖道故朱子嘗論之其言不編
於近思錄其傳不列於淵源錄然大易之意宗萬世道學之
大原而邵子直啓伏羲氏之心法朱子作啓蒙一用其說功
孰大焉惟溫公則朱子許其功而不許其學又其黜漢帝魏
大率春秋之義而或為後世僭亂者之口宗故朱子嘗慨然
於世無魯連延平則雖無可指之疵其道不甚較著此二賢
似不得與程朱共陞勉齋黃氏宗為朱子之嫡傳朱子付托
之意可見於往復書札又其所編通解續書大有闕於聖道

其功不下於尚書集傳獨不得與九峯蔡氏同祀者豈非斯
文欠典耶伏乞並令議定焉又請文元公金長生從享

此一段詳

下金長生從享

上命議于大臣儒臣而處之

大臣叔議後傳曰宋朝五賢陞配殿內一款依宋領府事
疏辭施行而此時巨後似難輕議徐待豐年舉行勉齋黃氏
并與楊羅李三賢一體陞配許衡則雖不無疵累而遽爾黜
享有煩聽聞姑舉論至於文元公學問道德之高予固洞勿
知而第念文廟從享事体至重今不可率爾陞配大臣叔議
中姑竣後日云者亦甚得宜今從多士之齋籲先配五賢宜
矣

○校理朴恭輔略聖廟從祀人物不無疵累事体亦多苟
簡後世有聖人君子者出而當議禮制度之任則其必在所
釐正然苟非其人妄議僭論其所釐正猶未為千載空論則
反不如仍舊貫之為無罪宋濂程敏政倡為黜陟之論其指
斥前賢太刻而舛誤亦多不足為空論則後猶前也張孝敬
妄而得君斷飛行之肆無忌憚亦不足道今之論者名為從
周宗有取舍史記所載七十七弟子見于書傳者三十五人
其四十二人則纔傳名字不識其何狀人矣司馬遷記孔子
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而稱弟子籍出孔氏古文後
之尚論者但可守此而已欲就其中輕加揀擇亦已踈矣如
公伯寮之為人只見於論語一章或其人始惡而終善或偶
有此失而其餘自有過人者皆不可知假使再求之行只有

附益季氏之一章宰予之言只有斯已久矣之一章則必將
並欲黜去其於立論也不亦難乎史記諸弟子悉取論語
次為篇其記申黨未嘗引論語所載申枵司馬遷以為固二
人矣邢昺遽以行佛疑似之間斷為一人未見其必可信也
且申枵雖見於論語容或不在七十子之列又難強以申黨
當之也苟况之學雖并駁不醇自是戰國一大儒其所樹立
倫之漢唐章句之儒不啻過之何休之註風角不過如劉向
之誦方術而史補進退以禮屢進忠言其人自不可輕今難
於黜向敢於黜休亦不知何說馬融之失固多而貪濁免官
則梁冀之誣也今以此罪融而戴聖之貪贓則誣以仇家所
構亦可謂不得乎矣論前人之失甚易而不知己之復蹈其

失此固天下之通患當今之世未可遽得其人而任釐正之
責則與其草之意見妄改歷代之舊章所謂不如因舊貫之
為無罪者不可不深慮也今日臣鄰不思輔導 殿下宗謙
抱之德守慎重之道以匡弼聖質之所偏而卒然贊 殿下
以斥黜先儒拆毀重典 殿下乃復一筆抹去而不少持難
舉措辜易聽聞甚惑其弊所漸恐不止為一事之失而已臣
竇懼焉願 殿下亟收前命以示重典之不可輕議末又論斥吏判
李端夏甲寅換進 先王行杜承命杜杜添補禮議首末事
及端夏憲長時請建 華獎廳以周舅閔維重句管堂上事
傳曰朴泰輔疏中第一件事即不宜黜享事此出於意見之
各自不同不必提起而其身居論思輕朝廷慶公議之罪不
可不正姑先罷職

傳曰左右門並用南向之制 傳曰頃因大臣叔議廟制纔
已變通矣即今黜享與去位者多至十人雖無添搆之舉足
以奉安勿為添造

○壬戌五月禮判南龍翼啓今此聖廟當黜十人中東廡三
人西廡七人而宋朝四賢以年代次第入於西廡則自當補
其虛缺之位以次計之則東西各有三位之餘剩我朝兩賢
臣對入西廡之末似合便宜從祀吉日五月二十五日陞黜
事由并於此日祝告大成殿下十位牌則埋安於殿後淨潔
處似當且我朝五賢陞配之時前期遣禮官賜祭及教書於
本家之規依前例舉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又為所啓今見
東西廡位版次第則宋朝諸賢中或有次第差誤處金壽恒

曰蔡沈在於真德秀下胡安國在於張栻下不可不釐正
上曰依允

六賢題位版五月十八日將樂伯楊時文質公羅從彥文靖
公李侂文甫公黃幹文成公李珣文簡公成渾從祀翌日
親臨頒教

兩賢從祀之請自 仁祖朝乙亥始而 先朝戊申年間
館學儒生復有宋朝三賢并配之議今始禮成

李珣成渾黜享復享

肅宗己巳三月原州儒生安璠等上疏請黜李珣成渾文廟
之享又以年亂宗統動搖國本請行宋時五格律

三月進士李玄齡等疏略曰從享之請自乙亥至辛酉首尾
五十年間累蒙累虞末乃力抗公議咸制一時肆越補之以
士論歸一必濟之短之烈而後已其為聖廟之辱斯文之厄可
勝言哉 答曰噫我朝儒賢之從祀文廟者前後可限而輿
情洽然終無異議獨於此兩臣多士之竭誠齋籲必冀其黜
享而不知止者豈有他哉蓋所以導 列聖之明教痛彼葦
之周遮疵累欺蔽濫濟之意也一自兩臣陞配之後時烈之
擬拾餘論我人病國固非一二而若言某末流之害則朝廷

之潰裂人心之陷溺至于力排尹極事無復餘地或不免彘
倫數絕國不為國永言思之寧不痛心共公之論不可終拂
特允所請一以正是非一以抑邪說焉

三月十八日告由埋位版

政院啓曰即者進士沈齊賢等以故贊成李珥參贊成渾黠
章事投進一疏而語意絕悖臣等不勝駭然之至而臣首末
齊賢等盛有所稱引而皆是厚誣之言也臣等請略辨之珥
之父嘗惑於妄待珥不善珥乃逃入於叢林釋誅義菴而緇
徒尊之今乃謂見其近理而染禪者謬也又謂不被緇不削
髮者亦誣也使珥初雖失脚後乃復路無指議之疵有洗濯
之功則齊賢所謂幼年迷方不足追咎者亦不為過而今珥

則不然丁年非幼弱之歲所遭乃人倫之度况其改易之後
其虐心行事麤而不精偏而未正其視聖人反己之功萬々不
相侔誠不足以贖其前愆天姿穎脫處則誠有之而唯其方
寸上得力者少故隨事生疣應物亦殆立朝廷則初 調
劑後樹黨與論理氣則專務翊奇動背師說李浚慶賢相也
功存社稷而露章攻擊以逞其憾鄭澈奸臣也心懷陰賊而
私相朋比揚翹去過其平生心貽昭在身目如此至於渾則
不及於珥又遠甚學問純雜有不足言而乘輿播越居道傍
咫尺之地乃敢偃息自便終不危 駕分朝命召又以為馬
蹄而及天兵渡江始乃緩赴 行在人臣事君之義掃地盡
矣進退無據行止不倫而今乃謂裁之以義理者一何悖字

己世之獄與澈表裏身雖在外渾宗主張崔永慶之初釋也
渾遣其子文濬以米遺之言曰見惡於何人而至此永慶答
曰只坐見惡汝翁身文濬憮然而退人謂永慶再鞫之禍宗
由此是以 宣廟翻然覺悟下教曰充渾毒澈殺我良臣八
字玉音只破肝膽而獨惜處分寬後使渾背不伏反吐之律
充徒之傳授鍛鍊至今無所徵艾者此身渾之殺永慶 宣廟
所洞燭而今乃謂渾當救解天日在上其可欺乎上年時烈
作為長書臚列渾之宗詆而我賢主和之言不啻狼藉流播
縉紳夫時烈以陰充之賊平生所仰慕者珥渾而今與尹極
相軋之後以極為外商指摘若此其言固不為之證而亦豈
全然孟浪之語而時烈發之哉以如是之人乃敢躋享於夫

子廟庭此宗斯文之一大變也公議齋憤 聖鑑洞察亟舉
屏黜之典大快輿人之望而齋賢等乃敢公肆邪說以多士
之公議為巧密政院之啓達為德惠 聖上之處分為乖舛
為顛錯誣辱朝紳固不足言陵侮 聖躬奈分義何甘心死
黨蔑視 君父自是此輩之本色誠極痛痛惋 承旨李
嗣命製
會閏三月左相睦來善所啓兩臣黜享命下已至數月尚無舉
行之事守令中不欲舉行多般辭避必罷而歸者亦多名道
監司從重推考嚴加查問事依允

甲戌正月十八日備忘記凡天下之事間有訛誤於前而釐正於後者覺今日之是而悟昨日之非者既審其誤又知其非而曰我已行之何妨因循其流之害日趨於委靡無一事可做寧有是理噫文廟從享是何等重事也當濟而不濟不過為一時之欠缺不當濟而強濟其污 聖廟而辱斯文為如何也李珣成渾本非德備之人又多難掩之累而予莫之察未免濫濟則其可曰我已行之而盍思其正訛誤明是非之道乎此所以更化之初快從公論者也第於伊時或有陳章為珣渾而左袒者或有違拒朝命不即黜享者當此人心陷溺義理晦塞之日羸豕躑躅之漸邪說肆行之患不可不預為之嚴防今後敢以珣渾事不恤公議挺身立幟者當以

侮聖廟之罪論之

○甲戌五月楊廣儒生進士朴珣等疏曰賢臣之黜廟尚闕復享之命已已之妄言之可為痛哭豈意享之自 聖朝黜之反自 聖朝以饒一時曉之舌字彼兩賢臣道德非高於前而卑於後蓋斯文之興喪有時 聖上之執德不一故宵人之說得以間焉伊時安瓊李玄齡鬼蜮之輩齟齬之說本非新出之疵瑕祖述群奸之搆誣則邪正之間是非自別而夫何 聖上崇儒之誠不承權輿一為讒說所度遷我於曩時權奸輒事欺蔽之狀業已覺悟則矧茲閱斯文興喪係時運污隆者乎當令駭曹稟處 禮判尹趾善啓曰陞配事重只因鄉儒一疏草草舉行殊欠

慎重詢于諸大臣處分何如領相南九萬曰兩賢臣從祀誰
敢有異議而前者既陞而黜今者既黜復陞而儒生陳疏該
書舉行似無重其事之意即今大臣只有臣一人姑待在外
大臣入來博議而處之趾善曰若自 上俯詢大臣而特賜
處分則益有光於 聖德矣 上曰廣詢大臣固是慎重之
道而第兩賢道德初非不知而為醜正之徒所欺蔽至於黜
享予嘗悔恨矣若復慮其顛倒而不即舉行則終歸欠曲兩
賢臣復享事不必待該書曰陞特為舉行

禮曹啓兩賢復享文廟吉日閏五月二十八日陞配之由先
告于大成殿後兩臣位版奉安依壬戌陞配時舊例先期賜
祭于其家仍宣教文諸道鄉校使巡察使造位版以頒是日

百官陳賀頒教中外事

政院啓曰進士韓宗奭等呈疏敢以兩賢復享之舉謂為汚
聖廟而辱斯文譎張邪說靡所顧忌日昨筵中既以兩賢道
德初非不知而為醜正之徒所欺至於黜享予嘗悔恨為教
如此陰邪醜正之徒何以為之 傳曰其疏勿為捧入而當
此深悔既往復享先正之日其闖發欺蔽醜正之罪未有明
白處分故宗奭等略不顧忌鼓簧邪說乃至於此不可不深
惡痛懲當初疏頭李玄齡邊遠定配

忠清道幼學林鳳珍等疏辨韓宗奭之誣答曰爾等為儒賢
辨明而拔本塞源語甚明快予用嘉尚李玄齡掇拾邪論乘
時醜正之罪不可不深惡痛懲當令該曹一體稟處

金長生從享

初 甫宗享自宋時烈疏末段曰故文元公臣金長生得程
朱之學於文成公李珣既盡受其說驗之心而體於身然後
慨然於朱子所恨者晚年專意於禮書蓋勉齋之書通解尚
有可憾而不無更商量者故也其所纂喪禮備要家禮集覽續書
疑禮問解禮記疑等書毫分縷析置水不漏使國朝典章
私家徑度皆有所折衷而一主於程朱之說雖趨向異塗之
家無不遵用其功可謂盛矣夫以鄭衆杜子春只以註釋周
禮之文而尚且與於聖廡之享況文元公是東方禮家之大
成耶頃歲章甫間有謂臣者曰以文元公之有功斯文從祀
之論尚此寤然此豈可已者耶臣止之曰此論雖出於公心

必須舉國同辭可以百世不惑無且兩賢之請尚未了當亦
須有次第其論遂止今者兩賢從祀既已蒙允伏乞 聖明
并賜財察焉○大臣收議皆言姑諱後日士論之僉同熟講
而宜似為未晚 傳青詳在牛栗從享時宋時取原疏下

○辛巳春七年全羅道進士崔雲翼等九十疏略曰本朝爰
舉五賢之從祀 聖上繼有兩賢之暇食國家有光斯文無
憾苟有繼兩賢而作者表章從享之舉宜不容或闕而有若
先正臣文元公金長生實其人也士論之請自辛酉而至于
今日起八路而達于館學而前後 聖批每示慎重之意補
儒賢則曰已知道德諭多士則曰退修學業由是積成有待
泯然至今矣臣等竊聞金長生遺集已登 乙覽至命刊布

其於金長生道學淺深固已洞然而無疑矣金長生宗師李
珣得嫡傳以言字稟賦則敦厚和粹之質不待矯揉其嚴正
確宗之資自然近道以言字學問則以居敬窮理為要以反
躬力行為主本原澄朗而無滓義理條暢而不礙惟其抱負
之未究厥施故專事訓誨以淑諸人及門之徒皆為成就兩
湖之間尤被薰炙在家庭則有孔門之伯魚傳衣鉢則有延
平之晦菴纂成喪禮備要家禮集覽疑禮問解等書羽翼聖
經禪補世教宗報之典尚今寥々云々

禮曹啓曰金長生早得師傅之妙道學醇正發揮天秩之叙
徑度得中為世儒宗有補風教之功之德宜有宗報之典則
多士之請宗出一國公共之論而莫重聖廟聯享之舉有非

臣曹所可輕斷詢問于諸大臣及在外儒臣而稟處何如
左相李世白議臣伏見先正臣宋時烈之疏有曰云其時
諸大臣獻議雖有詳略之不同而要皆不出於宋時烈之疏
意而其欲審量而慎處之者亦所以重其事體也近來一種
醜正之徒相繼而起公肆詆辱並及於已祀之兩賢臣此誠
世道之大憂不可不痛加斥絕以彰 聖明尊賢衛道之誠
而至於茲事必須折衷於諸大臣之言博詢熟講而行之
○右相申琬議道德高明之教既出於 先朝從祀聖廟之
議又始於先正則至於今日誰敢異辭此外略同 ○判樞尹
趾善徐文重判教序崔錫鼎病不獻議因禮曹啓更爲問議
尹趾善議論後賢之道學配先聖之廟庶宗是莫重莫大之

典我朝三百年来僅再有之而五賢從祀之請至百年而始
許兩賢從祀之舉亦過五十年而後乃行則 列聖之持難
靳惜者夫豈有缺於尊賢重道而然哉蓋所以重斯文也重
典禮也前日故相臣金壽恒獻議中事体尤重姑俟後日云
者蓋亦此意也○徐文重杜門席藁惟諄邦憲不敢獻議云
○崔錫鼎議文元公金長生質資渾厚學問篤宗且有纂輯
禮書之功允為一代之所尊仰而至於聖廟殿宇容有未可
輕議者夫以楊羅李三賢繼程門之統黃幹接朱門之緒而
俱未得與列於從祀中朝諸人累以為言而事久未行弘治
中始許楊時陞配我國則並皆未遑然則從祀盛典不專以
淵源門路之正為斷蓋可見矣金長生學問造詣之淺深有

非末學所敢知而宋朝諸賢之事既如彼則今於近世儒賢其何可學甬行之致有未盡之悔耶○領敦寧尹趾完議金長生之造詣淺深道德高下固非如臣設聞寡識所敢容喙而文廟從祀之典至重至大必待舉國力請多歷年所而後方可定其當否其在慎重之道似難猝然輕議○領中樞南九萬議違留江外方瑛嚴誅不敢獻議○行判樞柳尚運病不叔議○左叅贊尹極議庸陋衰朽終不當儒臣之名國家祀典宗祏微分蒙見所敢妄論○行司果權尚夏議臣師所見足以知德而污不至阿其所好愚臣今日之義惟當謹誦師說○因上教南九萬更議國朝諸賢從祀有二度而必待中外士林大小朝臣交謁迭請歷累朝積年所然後乃行

伏聞諸大臣皆以難慎為對云似難容易舉行○柳尚運更議先正首發之論有誣其無異說然後財度古義而行之○語諸臣獻議亦皆姑諛後日為辭此豈非百世以誣之意耶今去其時二十年之間人物日下未聞有知德者出可以仰贊我聖祖崇儒重道之盛意而乃因一方之請遽議莫大之禮揆以朝家事體恐非慎重之道○尹極更議宗如前日所陳云○傳曰從祀禮重似難容易今予靳許匪曰不合惟其慎重故不得不如此徐待後日

答洪禹翰等疏曰欲採羣議者蓋出於慎重

○忠清道進士李喜鼎

再思堂 廣從玄孫 西溪李 校理 德胤之孫

等疏略曰臣等

竊聞湖儒崔雲翼等投進一疏請以故叅判臣金長生從享

文廟 殿下曾不留難乃有該曹議處之命不料 聖明之
世復有此斯文之變也 殿下以金長生為何如人哉本以
凡資生長大家假託禮說因竊虛譽夷考平生無所窮性理
之學文辭上亦甚短拙其所謂平生事業只有兩件丹子喪
禮備要一卷疑禮問解四卷也備要則專據朱子家禮中喪
祭二門略添煩瑣之目而本非自家所初其自序曰吾反申
義廢編為一書名曰喪禮備要而長生強為添刪而已問解
則歷舉四禮中瑣瑣節次及物名之疑而其徒問為其師答
為輒曰儀禮可考程朱說可考家禮可考通典可考含糊朦
朧無發明剖析之語或有出意見論說而亦多取談於人長
生而知禮孰不知禮抑有一說為先輩長者有言李珣之大

疵累在於理氣一物之說而反背朱子侵攻李滉長生又襲
珣說詆斥賢師與叔孫之毀孔子古今一轍以如此之人初
建書院誠亦僭矣又欲從享於聖廟并列於五賢天下寧有
是耶本朝道統鄭夢周傳於吉再、、傳於金叔滋、、
傳於金宗直、、傳於趙光祖其中從享者僅二賢而三
子高明之學繼開之功尚不能與於配食之列則謂長生能
之字雖其黨與之中尚知聖廟之不可污去半退步斯學之
大非公議可見矣廟門一開邪淫難防不知來頭又有何等
所謂儒賢君子不及長生而疵過珣渾者將欲周然而入字
噫數間夫子之廟自此而殆無隙地矣
政院啓曰李喜鼎等不有公議肆然誣毀以為眩惑 天聽

之計已極無嚴而至於兩賢從祀國論大定典禮已舉則雖
平日醜正之徒宜不敢更為疵議而今因金長生從享之議
并舉而誣詆之其無忌憚尤極痛惋 傳曰此輩之肆然投
疏侵侮先正已極無嚴并舉兩賢恣意醜詆尤極痛駭疏頭
李喜鼎空配此疏還出給

院啓承旨朴明義左袒邪說肆然投疏用意叵測初以舉措
輕遽全無慎重之意侵攻 聖躬又以尊聖廟用辟衛斯文
擁盾之說伸救喜鼎一則曰千里虛遠氣像愁慘一則曰鉗
一世而蟄多士云々請削奪官爵依允

○館學儒生黃夏弼等三疏申請金長生從享不允

申大復等申請不允

申錫華等疏答曰爾等辨明寔出尊賢之誠予用

嘉尚

○壬午三月京畿進士金有萬等疏申請答曰昨午叔議之
批豈不知道德而然哉蓋出於慎重之意也三疏不允

七月慶尚道儒生金克和等三疏申請不允

十月館學儒生尹鳳朝等三疏申請答曰差待後日不害為
慎重之道也

○丁酉

三四年夏五月始得請從祀

崇節祠

崇節祠在泮水東

備

甫宗癸亥教曰予嘗喜讀韓文中佛骨表因見何蕃傳又見
宋之陳東歐陽徹事蹟千載之下不覺使人起敬也凡國家
所以廩養士子者豈徒使之作文干祿哉予欲以此三人別
立小祠於成均之傍使今日諸生有所觀感而凡古今可祀
者同祀之似好令議予大臣儒臣原任金壽興以為何蕃等
皆左學生則同祀之人亦當就夫學生中成就表著如三人
者然後可無愧於同堂合享晉董養之風節可以同祀 上
命依議施行 寶鑑

金壽恒等以為雖儉其制終不無時詘舉羸之患請姑俟秋

成從之

備

○景宗朝館學儒生李箕重等疏略曰伏見先大王誌文
有何蕃等立祠之語而尚未舉行有其名而無其實先大
王尚節義激士氣之至意將歸於湮沒請速行之上許之
○英宗元年崇節祠成享董養何蕃陳東歐陽澈
初以本朝尹志述并享越二年丁未八月撤去

○庚辰七月上幸太學歷臨崇節祠以御筆書流芳我東
四字揭于祠仍教曰設或有直節愈於四賢者决不添配

